

GUO FENG WEN CONG

著

绿色女人

LUSENURENLUSENUREN
LUSENURENLUSENUREN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

第1卷

绝色女人

中国现代文学



李润湘 著

绿色女人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宁志荣 任如花 聂正平

复 审:贾 娟

终 审:张继红

责任印制:李佳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女人/李润湘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12

(国风文丛/韩石山主编)

ISBN 7-203-04995-7

I.绿... II.李...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576 号

绿色女人 (国风文丛)

李润湘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 字数:200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

ISBN 7-203-04995-7

I·1204 全套定价:180.00 元

序

崔巍

凡事都讲个“缘”字。

润湘和书似乎有着天然的缘分。这缘体现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恋书癖。最早当然是看小人书。小人书里有个奇诡的世界。小眼睛对大千世界里的繁纷人生还不到看懂的时候,可把大千世界中的人和事浓缩进小人书里可就省力多了。尤其是能看懂小人书中的文字后,更着迷。大观园中众姐妹的欢宴与赏花,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的本领,都让她的心灵触角早早儿就触到了文学的神经上,使她的感受多了色彩与回音。

因为爱书,稍大点就常上书店。

那是一个书的海洋,真正浩瀚无比哪!于是就遐想:将来能到书店工作,就时刻能在这浩瀚中游弋了。

这个念头牢牢抓住了她。若干年后,她竟真的把人生定格在书店了。

这时,她当然已不是那个单纯从书中汲取知识的小姑娘,而是已对中外各类文学名著都有涉猎了。不仅读曹雪芹、鲁迅、郁达夫,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左拉、狄更斯……这些洋文学巨人也一一拜谒。

拜谒多了,不免心生一些不甘寂寞的欲望,也想提笔抒发一下

对生活的所见所想。虽是欲望,却又不能泯灭。这其实是心灵里写作的种子要发芽。发芽得有土壤、水分等栽培处,还得有栽培人。那栽培处有,就是本乡本土的《长平文艺》,那栽培人就是宋贵生等人。

或许是对创作上的准备不足,不,也许更在于那自馁的心理障碍,总觉得创作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业,不敢放开胆子去抒写,而是只敢小心翼翼地学步,所以进步不大。

进步虽不大,偏又痴心不改,步子并没停下来,而是作着各式努力与探索,也在各个方面厚积着。

蓄之既久,其发必烈。当她住完鲁迅文学院归来,创作突然有了喷发点,终于写出了女性心态系列小说。所以有此系列小说问世,绝非偶然,而应看作是她创作上一个大的突破,既是文学思考上的成熟,也是技巧上的长足。由于阅读过不少写女人的作品,自然所思所想就多,而且有比较,有鉴别——总觉得男作家们写女人有隔靴搔痒之隔膜,而女作家写女人也只是能传达出一种思考,一种声音,并不能涵盖了所有的女人的微妙心理。既是这样,为什么作为女人,自己不去用笔去传达一种声音呢?因她本人就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且有内秀的禀赋,对于女性心态自然把握得不蔓不枝,有色有香。

正是这一组女性心态系列小说,奠定了出《绿色女人》小说集的基础。

人皆有得陇望蜀之心。当了这么多年书店经理,天天卖别的作家的书,为什么书店里就不能摆一本自己的书来售呢?凡事只要有了想法就有成的希望。所以一旦机遇到来,这本书的问世也就水到渠成了。

作者是个有心人。她从小就把心系在了书上,这维系很明智。她也始终是个有追求的人,她在苦苦恋着文学时,书店的经理也当得很出色。她在忙于书店经理纷繁工作时,一直对文学情志不移,

不是作为人生的补充,而是当作一种事业来追求。正因为有此执著,她才“鱼和熊掌”都兼而得之。使她的人生与书有了全方位的结合,这是令人羡慕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更可贵的是她并不满足眼前的这一成果,而是还有新的创作计划正在进行中。

勇于任事,不尚空谈是她人生的信条。从前,以业余为文尚能有作为,而今她已从书店经理的岗位卸任,已属心无旁骛,就更可在为文上一往无前,再接再厉了。

只不知再写女人时,会写何种颜色?

2003年8月22日

目 录

序.....	崔 巍(1)
绿色女人.....	(1)
盼	(17)
雾霭	(31)
法门	(45)
根	(57)
困惑	(74)
辣椒	(87)
月圆月缺.....	(101)
解脱.....	(115)
黑手.....	(126)
使命.....	(156)
后记.....	(168)

绿色女人

——女性心态系列之一

颖盼望参加的“北京医学短期培训班”终于到了。

可当颖气喘吁吁地提着两个大旅行包走到报到处时，迎接颖的竟是一场不愉快的骚扰。只见一个身着半透明淡绿色套裙的女人，横眉竖眼地向颖吼叫：

“喂，你是那个省的？告诉你，别看我咋咋呼呼，其实我这个人心直口快，最好相处。”

颖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绿色女人捕捉住这目光后，心想：看我做甚？瞧你那土不拉叽的样子，准是从小县城来的……绿色女人想到这儿，就如大地复苏似的，又往前挪了几步，几乎靠在了颖的肩上。颖感觉到有一种压抑感，但又不知如何反抗，一种不祥的预兆从颖的心底升起。绿色女人像猜透了颖的心事，在心里想：看这村姑还较诚实。这次学习，我一定要想办法拢住她。绿色女人心里虽这么想，但表面却装出城市人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正在这时，负责报到的方脸盘老师温和地催颖拿出通知书。手续办妥后，颖问方脸盘老师：

“老师，我住几号房间？”

“同我住一个房间吧。”绿色女人传过一丝微笑。

颖下意识地看了看绿色女人，心想：这女人怎么了？为什么一直缠着我？莫非认为我是个乡下佬？乡下佬怎么？乡下佬就该受你的欺负？颖这么想着，不由得打量起绿色女人。

哟，别看她说话五大三粗，但透过她那白皙的脸蛋，丰满的身段，可想像出她年轻时的风韵。颖这么一想，不由得又偷看了几眼。不好，不知为什么，这时颖却感到她那白皙的脸上不该配那双太小的眼睛。绿色女人感觉到颖那双闪烁不定的目光在她全身来回扫瞄时，早已猜透了颖的心态。尽管如此，可她却神色不露，激将颖说：

“咳，住不住由你，我该走了。”留下了一丝迷惘。出于好奇颖倒乐意同绿色女人住在一起。

“老师，如果有空位的话，那就同她住一个房间吧。”

“好，去吧。‘302’房间。”

进去后，没见绿色女人，只见一个玲珑剔透的小女人在那儿打扫房间。看颖进去，忙伸出热情的小手，自我介绍说：我是上海星星医院的，姓姚名叶，就叫我小姚吧。你呢？颖告诉她是S县人民医院的。小姚听后兴奋地说，那好，那好，今后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啦……正在寒暄，绿色女人喘着粗气闯入房间，并在靠窗户一支床上，放了一个空酒瓶说：

“这是我的床，谁也不能占！”

小姚瞪了她一眼，不满地说：

“哼，你可真是，打扫房间不见你的影儿，收拾好了，你倒想占便宜？”

绿色女人见势不妙，忙换了一副脸孔说：

“好好好，怨我的不对，那我就占这儿吧。”绿色女人眨了一下她的小眼睛，下意识地把那酒瓶子放在了靠门子那支床上就溜出去了。

不多时，从报到处传来了绿色女人尖利的嗓门：

“凭什么不让我占那支床？我来得早，就该我住啊。”

“来得早有什么用？这两天你不是在北京最好的旅馆住吗？”

方脸盘老师，用他那浑厚的嗓音一字一顿地撞击着绿色女人的心，像一束穿透肉体的光，使绿色女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又返回“302”房间，颖与小姚互递了个眼色。绿色女人见状，便自顾自地说：

“也罢。我已经看了你们的报到册，我叫宁新，比你俩都大，以后就叫我宁大姐吧！”说毕，哈哈一笑，把床上那个酒瓶儿取开，放上去一个红色的大皮箱。

颖与小姚不约而同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使绿色女人感觉到：颖与小姚可能会在心里骂她。骂她疯疯颠颠一点涵养也没有，哼，才不是哩？我只不过做个样子让你们瞧瞧。她这么想着，又隐隐约约感觉到颖与小姚的视线又从她的眼前一溜而过。这使她马上联系到，她原来想笼络颖的心理可能会成泡影。不是吗，你看颖与小姚那亲热劲儿，恨不得把我从这房间像扔废品一样扔出去。唉，女人，总是女人？为什么——上午没见一个男的来报到？糟糕，莫非这次办的医学短期培训班不是正常的组织？说不来，现在人们为了赚钱，什么花样做不出来。“咕噜噜——咕噜噜——”她的肚子里向她发出信号。唉，何苦来。都说妻大四岁必定富贵。富贵个屁？！我哪天不是除了工作还得侍候他，就连我要参加这个培训班，他也……家——家，什么个家？绿色女人面对自己，忽然有种孤独感。这种感觉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是因为这次来北京学习撩拨起来的吗？她说不清。反正她看到颖与小姚那亲热劲儿，就像把她心爱的东西霸占了一样，揪心地难受。颖与小姚看她呆呆地想心事，互相示意了一下，走出去了……这使她懊丧的情绪愈加不堪忍耐……她在心里埋怨：别以为你们年轻漂亮，其实不知什么资料上讲过，女人到四十以后属于第二个青春期……只不过我现在处于冬眠状态，用理智的帷幕遮掩着罢了……她托着腮想

想着猛然看见窗户处伸进来快凋落的爬山虎的红茎红叶子中间,有一片嫩嫩的绿叶子,透过太阳的光线显得那样生机勃勃……这使她不由得联想到:她就如那片嫩嫩的绿叶子,如果没有人细细地观察,她永远不会在人们的眼里留下一个位置……

第二天,因学员们没到齐,教务处宣布自由活动。于是颖与小姚便去王府井蹓跶。可她们蹓了一条街,也没买上件她们满意的东西。走到隆福大厦,小姚觉得颖没一件入时的衣服,挑选了一件肉色的风衣,非要让颖买不可。颖本不想买,但看小姚那真诚劲儿,只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六十六元钱。小姚见她迟迟疑疑,诙谐地说:

“我说大姐,心疼了?我给你挑这件风衣,可是——物美价廉,潇洒大方,既不显得寒酸,倒有了几分富贵!”说罢,不容分说,就帮颖解开纽扣,让颖穿上新风衣继续在里边观看……颖想回去,但小姚看到颖那扁扁的胸脯,说:

“唉,这不行!女人乳房不突出,光板的像男人一样。谁爱看?”说毕,又示意营业员把挂在货架上的假乳罩取下来。颖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拗不过小姚,便打破了一贯的羞涩,调皮地说:

“好啊,我今天要当新娘了……”

正当这时,绿色女人不知从哪里游到了她们身边。颖和小姚与她打了招呼后,便径直往迎宾饭馆走去……绿色女人心想:为什么她俩老躲避我?是因为……不管怎样,她俩越是躲避我恰恰是为了隐蔽她们第一次见到我就产生的嫉妒心理……绿色女人用她的心理猜测颖与小姚,可她现在并不想与她俩计较。她感到,昨天下午报到的那十几个男人中间,济南军区医院的高林倒惹人喜欢。听说他还著过书哩……这种欲念燃烧着她绞尽脑汁要去接近他,事情偏偏凑巧,当颖与小姚进到迎宾饭馆后,高林与河北的赵宏正在那儿饮酒……可能是喝多的缘故?见颖与小姚进去,忙招呼说:

“来吧来吧,我们都是同学啦,何必羞羞答答?”

赵宏的脸红朴朴的,还迎着颖与小姚开心地说:

“我,我——我可没把你们当作女人看待,我是把你,你,你们当作我的兄弟看待……”话没落声,绿色女人不知何时早从二楼飘了下来,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态,趁人们不注意时,窜到了高林身边……一种激烈的刺激感,促使颖与小姚迅速地离开了迎宾饭馆。绿色女人没了主意,她后悔不该这样鲁莽冲散了这个欢聚团体……可她又觉得,她们走与她什么相干?或许颖与小姚压根儿就没猜透她的心事……这么一想,她就饶有兴趣地同他们坐着闲聊起来……可她感到,他们都不友好地避开她,甚至有一回高林捉住她的目光时,是那样的凶煞……这使她不觉内心一动!她在暗中谴责自己,唉,我真不该报到时那样张牙舞爪?原想那样壮壮威,没想让颖与小姚这样轻看我……她懊恼极了……但懊恼中她又生发了几分冀望,冀望中她决心要试一下别人对她的看法,于是便站起身来佯装要走的样子!

“请原谅,打扰你们啦……”她把“你们”二字说得格外响亮。高林喝了几杯浓茶,又出了点汗,酒已醒了一半……所以,听绿色女人这么一说。便听出了弦外音:

“哎,宁新,哪能这样说。来,咱们干一杯!”三个酒杯高举一碰,绿色女人那颗悬着的心落到实处……但她生怕失掉了什么,又怯怯地想:这高林斯斯文文的,多难接近?看来我还是暂时疏远,遇机会再……这么一想,她觉得轻松多了。可转而又想:不行!满盘只有二十多天的培训时间,这时不接近,还待何时……绿色女人完全清楚高林与她说了那几句话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讲的……转瞬之间,不知为什么绿色女人感到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空虚……她开始恨自己。唉,我在西安市医疗系统也是赫赫有名。为什么这次来京学习不趁此机会探讨我的医学论文,而要和这些年轻人……她忽然感到她是否得了一种什么病……而这种病害得她心口窝难受,咽喉也好像被什么堵塞似地上气不接下气……只有

一天时间,她感觉好像过了几年一样,使她的精神疲倦下来,可她在疲倦之中又隐藏着一种不服气……于是她觉得她研究精神病例首先应该研究她自己。

二

一星期的上课、研讨、交流医学经验课程,紧张地结束了。颖与小姚在高林的启发下,受益匪浅……可绿色女人却是在叹息呻吟中度过的……她的心绪老安定不下来,像有一只灰暗的手把她的心灵紧紧攫住——使她巍峨的心灵大厦塌倒在尘土里,一切都是那样零乱而又破碎……她拿着她的医学论文也曾鼓足勇气找过高林几次,但听见颖与小姚在里面谈笑,就好像一把刀闪电般地落在她的心里。她无法把这种心里移开去,也无法独自一人在宿舍静静地改写她的论文。她是医生也说不清为什么这几天她浮躁不安,举止可笑,喜怒无常……难道是过早地出现了更年期综合症……她觉得这简直是对她的一种生命摧残,或者是对她一次无意之中造成的侮辱……由于孤独寂寞,她的心已经快要爆发了……然而,理智控制着她,催促着她还要选择机会……

果然,明天培训班要去北戴河旅游,高林是这次临时培训班的班长,怕没坐号,想今晚提前去预购车票,绿色女人听说后像疯了一样,找到高林恳切地说:

“老高,我在车站有个亲戚,就让我去买票吧?”

高林似乎感到了什么……这几天他发现绿色女人趁人不注意时,总是偷偷地看他,他没在意,没想到……他不愿再往深处思考。可猛一抬头,绿色女人那火辣辣的眼睛又盯着他看。这倒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对他的医学事业,他可说得头头是道,但对女人,他却手足无措。甚至他后悔不该磨蹭时间,使得绿色女人一下闯进他的心田,让他这本来就拥挤的宿舍里窒息得连气也喘不过来……绿色女人见高林默不作声,凭她女性独特的敏锐感,一下觉察

到她采取的这种行动算是对她这几天来最好的补偿……她的心微微颤抖起来，她生怕别人闯进来失掉这买票的机会，使她刚刚恢复了的欣喜心理重新陷入悲凉而又难于自拔的境地。她在心里哀求：她不希望别的，只希望在生活的人流中，不会被人遗忘……尽管她已四十一岁，但她觉得她全身的血液还热气腾腾……她现在离高林很近很近，近得能听见高林那急促的呼吸声……她有点沉不住气了：

“老高，你倒说话呀，多少张票，我这就去买票。”

高林从慌乱中理了下情绪，用一种微弱得几乎难于听见的声音不由自主地说：

“三十张，去吧……”

绿色女人听后，顿时一股幸福的暖流从她心房升起……于是她轻松欢畅，像驾着朵朵轻云，完全沉湎于内心深处……她一激灵，忽然意识到她待的时间似乎有点过长了……忙打了个招呼，就往外走。就像做了一桩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恐怖地逃出了她十分想念又十分害怕的场境……

绿色女人走后，高林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但一想，不好。为什么这样糊涂？既然我猜透了她的内心，就不该让她去买票啊？可现在……高林顿时感到一种激烈的痛苦……同时他隐隐觉得，他给自己撒了一张黑色的网，这张网不仅网了他自己，而且还网了颖与小姚……想到这儿，他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动起来……该不该同颖与小姚说一下……可他又觉得这种想法太幼稚可笑，这不是没事找事？颖与小姚与我什么关系？彼此之间不就是多谈了一些医学知识吗？高林陷入了极度的烦恼之中，他觉得他从报到那天起，除了兴致勃勃地讨论他的医学外，没有任何欲念呀？可为什么偏偏要让他萦绕在这不明不白的情感之中……他首先想到了绿色女人，看刚才她要求买票的那双眼睛，好像把他周身全摄了下来。而且还摄了他的内脏。他一筹莫展地像个孩子一样，让她在心灵

上放肆地抚摸他的全身。以至于他觉得，她那颗浮躁不安的心脏，好像在他的心脏里蹦蹦乱跳……他本来可以静下心来再研究一个新课题，可这么一打扰，他那颗安静的心也随着浮躁起来，他跺了跺脚在心里嗫嚅道：

“唉，女人，真是祸水……”

绿色女人在火车站哪有熟人？但突然情绪引发她，仿佛被一股激流席卷，打了个的士，一口气到了北京火车站。可能是国庆节前夕，人们推来搡去地往前挤……绿色女人踮着脚，仰着头，吃力地看着售票员把一张张火车票塞给那些慌慌张张的人们……生怕把票售完似的……快临到她了，满口京腔的女售票员轻声地问：

“哎，小姐，买哪里的票？”

“395次列车，到北戴河，明天……”没等话说完，她才忽然想起竟忘了带钱……霎时，绿色女人像散了架的泥人一样，再也托不起来……她精神恍惚地拖着铅一样的腿往回返时，暗想：

“这倒是为了什么？……”

可没等她往下想，朦胧中她看见颖与小姚还有高林仨人相跟着进入了候车室……一种强烈的欲望刺激着她把刚才的疲倦一扫而光。她气急败坏地瞄着他们的后背往前追赶……此刻，她只有一个念头：看看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她在心里呐喊：高林，你这感情的骗子，尽管我们之间没啥纠葛，但从人之常情来说，我给你来买票，你也不该……她胸中的怒火急剧往上窜，恨不得抓住高林扇他两耳光。可事不凑巧，偏偏这时她的右鞋跟儿“咔嗒”一声掉了下来。这把她更气坏了。她从来没有这洋狼狈过，她在心里不断地发火：高林这小子害得我好苦啊……瞧，周围的人都在嗤嗤地笑我……连高音喇叭里放出的悦耳动听的歌声也好像嘲弄我……我怎么办？她撩起绿色的裙角，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又警觉地往前瞄；不好，他们仨怎么不见？糟糕，我干脆提溜起鞋跑吧。可又一想：不，这太丢人……猛然，急中生智，她弯下腰，掂起左鞋跟儿，在

水泥石地上使劲磕了几下，“咔嚓”一声，掉了下来。她迅速穿上这没鞋跟的鞋，又恶狠狠地吸了口气，凭着自己的直觉追逐着她要盯着的人……可凭她怎样搜寻，也毫无结果……她心情颓丧地又往左右方向瞄了瞄，还是没见踪影。正在这时，高林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使她一愣：难道我刚才看错了人？她羞愧地捺住内心的激动！像是在做梦一样愣愣地看着高林……高林尽管不那么自然，但经过一番思考后，冷静多了。于是，他避开她的视线关心而又淡淡地说：

“你出来两个多小时了，也没见你回去，况且也忘了给你钱，所以放心不下，就跑来看你。可到了候车室，到处找也不见你，这不，我随便蹓跶出来，才在这儿碰见你，票，买好了吗？”

“票，什么票？”

这时绿色女人才如梦初醒——她噘起嘴，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讪讪地说：

“我……我……”

高林看她那双过度紧张而又略显塌陷的眼睛，倒有点可怜她……

是什么原因导致她这样呢？莫非她家……

高林那颗安静的心又不安起来……他真恨自己没主见；刚才让她来买票就已经错了，现在却又鬼使神差跑来看她。暮黑已从地面冉冉升起，若是被人碰见，会怎样议论……不行，我得先把她支走，再去买票。可怎么开口呢？对，不提买票的事儿，也不管她车站有否亲戚，只温柔地对她说：你已经累了，该回去休息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去北戴河哩。

高林照这样说了，很妥当。绿色女人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同意，只是含情脉脉地看了他一眼，默默地走了……

走出火车站，刚好过来一辆 52 路车。绿色女人上去坐好后，不巧发现赵宏坐在她的斜对面。她的心突然一刺：如果赵宏问我